



# 篆刻: 能让石头 唱歌的艺术

□郑岩

中国有一门艺术,被美国学者威廉·罗肯特称为“世界公认的最高艺术”、“代表了世界美学的最高成就”。他还说,从事这门艺术的专家是“能让石头唱歌的艺术大师”。你猜到它是什么?对了,它就是篆刻。

唐宋时期,古人善于写诗作画,由于当时的创作之风大盛,许多文人不再局限于诗画一体的艺术形式,而是将印章用于书画题识,使书画增色、达到整体平衡,印章在此便起到了为书画作品锦上添花的作用。

自元代以来,印章作为一种艺术品,更突出的是它的鉴赏作用,而其鉴赏大抵可以分为两个部分,一是印章本身,一是印文的篆刻,而两者之间又密切相关,无法分离。

近年来,许多收藏爱好者都对印章收藏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。除了因印章本身的材质、印钮、印文外,还因印章包含了绘画、书法、金石篆刻、雕刻等多种艺术样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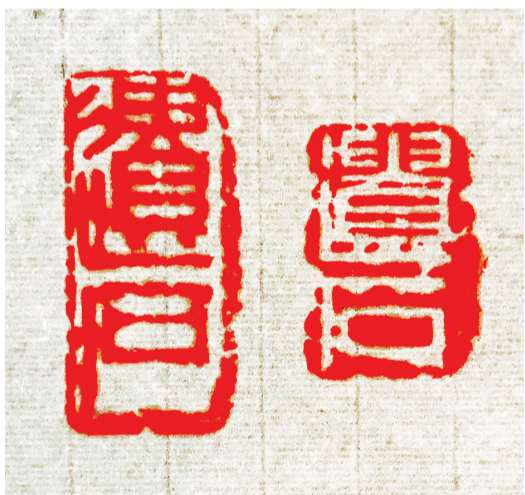
印章还被认为是中国历史文化艺术的特殊符号,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,舞动的“京”字是一方中国传统印章,上面刻着一个运动员在向前奔跑,迎接胜利。又像是汉字“文”字,取意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。

印章是篆刻艺术的载体,篆刻又是印章的再创作,它们是相互映衬的艺术品。印章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印面文字。不同的篆刻内容要用不同形式表现出来,粗犷或娟秀、厚重或纤细,就如同书法家,在笔触下对每个线条的苛求,正是如此才能造就一篇完美的书法。

文学、书法、绘画等各种艺术门类都有自己的章法。篆刻也有章法,就像工匠造屋,必先审视地势,选择材料,然后才能动手施工,这个构想设计就是篆刻的章法。

古语有云,四字成章。方形印章既可作藏书印之用,也能通过自己喜好,换上定制刻字。不论名言警句,还是自拟字句,都能让人独特的思韵在短短四字内完美地展露出来。

印章的文化内涵就是其灵魂,所以,印章需要较为深厚的文化知识和修养作为支撑,要摒弃其中的浮躁和功利。有一句话我不会忘记:“物质无法永久流传,而文化却可以”。



《遗石》(篆刻) 郑岩作

## 慢时光

# 爱上一座城

□小韦

走进大理,很容易就爱上幽蓝静谧的天空,温柔和狂野的洱海,古城内幽静的小巷子。

每天睁开眼,拉开窗帘,就能看到满满的阳光。搬个椅子,坐上天台晒太阳。他也过来,带着他的茶,点一支烟,安静地不说话。于是,顺势靠在他腿上,故意用脑袋挡住他脸上的太阳,然后,把头伏在厚实的肩膀上发呆。晒着晒着,倦意就来了。天边的蓝,就蓝成了一片安静的梦。

就这样走着走着,总有那么一个人的出现,让你原谅先前生活对你所有的刁难。

你给他取各种外号,搂着他的脖子撒娇,没事时总爱欺负他……可是你很清楚一件事,他和别人不一样,尽管他不是最优秀的,可是他却让你那么安心,让你的孩子气有个安放之地。我喜欢洱海。除了洱海,我喜欢所有的大海和江河。必坐在海边,看风卷起一层层波浪,只需要安静地看,什么都不必说,都在无言中。

一只只戏水捕食的野鸭子,海面低飞玩水的鸟儿,拍婚纱照的幸福男女,迟迟不归的夕阳,海边精致的仿古客栈,让人恍然觉得时光停在这里。下关的风,上关的花,苍山的雪,洱海的月。那天,从丽江回来,散步到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公园,才知道大理的风花雪月所指为何。从一条条青石板巷子,每家每户种植的花草,到每天落下来的缤纷的阳光,天空一望无际的深蓝,再到洱海升起的弯月亮,不远处苍山顶的那一抹雪色。大理的浪漫和温暖,和繁华无关,只一抹柔情和安静,就轻易地抵达了心底。

偶尔,放空自己,煮一杯咖啡或茶,搬一张椅子到太阳下面,安静地晒太阳。无所谓晒不晒黑,无所谓是否琐事成堆,总有那么一个时刻,专属自己。一生这么长,我们不差这点时间来虚度。

# 新加坡:一座受上苍眷顾的城市

□高志东

## 雨树

雨树,是新加坡的国树,在去往樟宜机场的道路两旁,可以见到这种造型优美的树木。它的主干粗短,枝叶向上伸展,形成巨大的伞状树冠,起到了遮光挡雨的作用。雨树属含羞草科,是加大版的含羞草,到了夜晚,树叶会合上,其姣美的表情,给了文学家们丰富的想象。所以它在本地也被称为爱情树,试想一下,浓荫之下,执子之手,呢喃而行的,的确浪漫之极。同处东南亚,新加坡却鲜有台风的骚扰,否则那嫩叶,那幼枝,那弱冠,是无论如何受不起飓风的强暴的。由此可见,新加坡不仅治理得很出色,其地理位置也受到了上苍的眷顾。

## 地下之城

新加坡常住人口超过560万,每天又有大批的游客涌进来,城市人口密度极高,在世界上仅次于摩纳哥。可是,路面上却车不拥人不挤,这些应该归功于这座城市善于对空间的利用。以乌节路为例,这里是亚洲著名的购物天堂,2公里长街聚集着众多的商场,但道路两侧却树木繁茂,鸟语花香,路面上人流不大,大量的游客集中在商场里,如ION地下就有五层。另外,商场与商场之间都有地铁联通,几个小时,从搭地铁到购物,我们几乎没有上过地



雨树

面。由此可见,新加坡称得上是一座地下之城。

## 中国城

新加坡的中国城,在当地被称为牛车水,从海湾的金沙酒店乘地铁,走蓝色线,四个站,每人一元四坡币,A口方向,上了地面就是街区的中心了。牛车水由几条纵横交织的街道组成,低层的唐楼建筑,骑楼式过街走廊让游人躲过东南亚强烈的日照。步行街上植有树木和张开的阳伞,雨水和海风是天然的温度调节器,餐桌就摆放在行人路上,露天就餐别有一番韵味。每一条小巷都挤满了游客,这里称得上是美食的天堂,东西南北,天上飞的,地上爬的,海里游的……让人眼花缭乱,吊足了胃口。除了吃的,还有穿的用的,一应俱全。

在一条巷子里偶遇一家诗社和一家京剧社,古朴的招牌,旧式

的门洞,让人联想到文化根源的悠长和坚持。传统与多元,继承与创新,个性与包容。牛车水,让我们窥见了新加坡独特的文化风情与魅力。

## 无边际泳池

位于海湾的金沙酒店,其标志是三栋塔楼顶着一个划水板,硕大的划水板英文为:“SkyPark”,也称无边际泳池,站在上边,可以尽览新加坡都市的风貌。酒店里有巨型的赌场和一座大型购物中心,穿过连接酒店的天桥,是一座现代化的植物园。有花卉馆和森林馆,不远处还有摩天轮,整个区域据说都是填海造出来的,赌场的收入支撑着这座酒店的维护与运营。对于游客来说,金沙酒店是来新加坡必到的地方。

## 片断

# 闲话两则

□人邻

## 流浪者

在儿童公园散步,现在叫市民公园了。下午不到六点,公园里还僻静。走多半圈,见小道一侧水泥凳上坐着一个中年男人。年龄,不好说,是因为那人的脸几乎是过度的风吹日晒,上下五六岁,甚至七八岁都不好说。

男子身边,是两个很旧的提包,样式很老了。一只,拉链开着,里面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,似乎有衣服,也有金属的什么旧物件。这人背对着小道,左手拿着半个手掌大小的裸着的镜子,右手一把小剪子,对着镜子在剪胡须或是鼻毛。我第一圈走过来的时候,他在剪着。第二圈过

来,他手里还拿着这两样东西,听见人过来,似乎有点不好意思,犹犹豫豫,想放下还是放不下。

看情形,他在外面有一段时间了,但时间不长,衣衫还大致是干净的。这人提了这样两个提包,从哪儿来,要到哪儿去呢?他的神智清楚不清楚,有点看不出来。

哪个小说家有兴趣,跟着这人,一直走,想象,猜测,也许会是一篇有意思的小说也不一定。

## 先生

先生住院差不多三周了,一天,川洲来电话,说:我爸走了。按他的愿望,我们正在回张家川的路上。

川洲的父亲,高先生,高源昌,我很小的时候,16岁,就认识了。那时候我喜欢画画。父亲的同事跟先

生邻居,就带着我去见先生。先生一家那时住在铁道边的一排平房里。到先生家,看到墙上贴着他的书法,是毛泽东的一首词,好像是“北国风光”。

后来,一两个星期去一次先生家,看他画画,也学着用毛笔在宣纸上抹几笔。记忆深的是一次跟先生去他的侄子家,侄子也画画,先生和侄子合作一幅画,画好了题款的时候,先生忽然添上了我的名字,似乎我也是合作者之一。

后来,我工作的地点变了,远一些,也就很少去先生家。后来,甚至好些年都没有再去看先生。再后来,不知是从哪一年,断断续续又去先生的新家。

## 笔记

# 婆娑如树

□方芳

中年的我为了亲近树,常外出散步。家附近有一片湖,湖边有一些小树林。初夏的傍晚,走在湖边,灯影幢幢,风自雨后吹来,清除了南方雨前积累的百股沉闷和压抑。桂树、樟树、朴树、银杏树……一路走去,看到它们在地灯的照射下,由灰黄的黑暗中爆炸出醒目的绿。灯光近前的叶片,一簇簇地紧贴着枝条,十分清晰。一棵棵树,大大小小,因为与光之外黑暗的对比,在灯自下而上的光照里,宛如一具具健壮的躯体,肌肉凸起,天然的雕琢感毕现。怎么看,都觉得好看;怎么看,都看不厌。

我小时,对树充满了好奇。这好奇,始于一些树身上长了蘑菇的树。我发现,树身一旦长了蘑菇,就意味着树或者整体,或者部分地失去了活力。蘑菇以一种无情的寄居式进攻,专门攻击失去了生命的树。长了蘑菇的树,想过什么、做过什么,没有人知道,可能,也并没有人在乎。人们在乎的是它所能提供的利用价值而已——人是一种无所不用其极的厚脸皮生物,在这颗星球上,其脸皮之厚,堪称之最。

茶树、桐树等等,是较为常见的长蘑菇的树。但长蘑菇的杉木,我似乎看到的并不多。

老家屋后面,是一座山,半山坡上是父亲种下的一片杉木林。父亲作古已十余年,杉木林却一直在那里生长,现在平均逾十米高一棵了。小时候,我每次经过杉木林,都会油然而起一种说不出的放松感。现在回忆起来,那应当是一种亲近感:对植物近乎亲人般的亲近。我不知道,这种亲近感何以产生——只有天赋感可以解释吧,不讲逻辑,没有道理,只有喜欢。我喜欢,杉木在春天的时候,绿油油的模样。它们不像其他的景观树,因为活得倔强,而生机勃勃。所以,它们不太长蘑菇。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树,我想。我喜欢杉叶落地,林子里落下的赭黄色针叶,那是真正的诗。它们厚厚地铺在坡上,带着一种毫无保留的厚实,预备着下一个轮回——等雨来,泡发,腐烂成肥料,再融入树身,长出新的叶片;或者,什么都不做,落了就落了,就此永久地告别一切。一片普通杉木叶片的来去,没有人留意过,更没有人知道。

定居城市后,对于树,我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品种。我怀念老家那一片杉木林,也接受着这越来越多的树的品种,并让接受的行为尽量发自内心。我不再观察这些树是否长蘑菇。这个行为只是小时候的自己,在全然不懂生死、离生死都很远时,对生死萌发的一种好奇而已。看惯生死、有所经历之后,我依然和小时一样,喜欢树。如今,这喜欢更多了。至于中年的我已认定:树其实就是不说话的人:树把它该说的话,让给人去说了;树把它该做的事,也让给人去做了。



《意境的表述》(丙烯、画板) 严力作